

資治通鑑

齊

治

通

卷

不能諫爭皆坐免爲庶人餘當連坐者悉赦之詹事于志寧以
數諫獨蒙勞勉以紇干承基爲祐川府折衝都尉爵平棘縣公
侯君集被收賀蘭楚石復詣闕告其事上引君集謂曰朕不欲
令刀筆吏辱公故自鞫公耳君集初不承引楚石具陳始末又
以所與承乾往來啓示之君集辭窮乃服上謂侍臣曰君集有
功欲乞其生可乎羣臣以爲不可上乃謂君集曰與公長訣矣
因泣下君集亦自投于地遂斬之於市君集臨刑謂監刑將軍
曰君集蹉跌至此然事陛下於藩邸擊取二國乞全一子以奉
祭祀上乃原其妻及子徙嶺南籍沒其家得二美人自幼飲人
乳而不食初上使李靖教君集兵法君集言於上曰李靖將反
矣上問其故對曰靖獨教臣以其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上以
問靖靖對曰此乃君集欲反耳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

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江夏王道宗嘗從容言於上曰君集志大而智小自負微功恥在房玄齡李靖之下雖爲吏部尚書未滿其志以臣觀之必將爲亂上曰君集材器亦何施不可朕豈惜重位但次第未至耳豈可億度妄生猜貳邪及君集反誅上乃謝道宗曰果如卿言李安儼父年九十餘上愍之賜奴婢以養之太子承乾旣獲罪魏王泰曰入侍奉上面許立爲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无忌固請立晉王治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爲陛下殺之傳位晉王人誰不愛其子朕見其如此甚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願審思勿誤也安有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陛下日者旣立承乾爲太子復寵魏王禮秩過於承

乾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爲鑒陛下今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我不能爾因起入宮魏王泰恐上立晉王治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無憂乎治由是憂形於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乃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爲太子復何所求但爲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爲不軌耳今若泰爲太子所謂落其度內承乾旣廢上御兩儀殿羣臣俱出獨留長孫无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牀无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治无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无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上謂治曰汝舅許汝矣宜拜謝治因拜之上謂无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議何如對曰

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乞陛下試召問百官有不同者臣負
陛下萬死上乃御太極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逆泰
亦凶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爲嗣誰可者卿輩明言之衆皆
謹呼曰晉王仁孝當爲嗣上悅是日泰從百餘騎至永安門敕
門司盡辟其騎引泰入肅章門幽於北苑丙戌詔立晉王治爲
皇太子御承天門樓赦天下酺三日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
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弃
之傳諸子孫永爲後法且泰立則承乾與治皆不全治立則承
乾與泰皆無恙矣

臣光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
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 丁亥以中書令楊師道爲
吏部尚書初長廣公主適趙慈景生節慈景死更適師道師道
與長孫无忌等共鞫承乾獄陰爲趙節道地由是獲譴上至公

通鑑一百九十五
主所公主以首擊地泣謝子罪上亦拜泣曰賞不避仇讎罰不
阿親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違也以是負姊已丑詔以長孫
无忌爲太子太師房玄齡爲太傅蕭瑀爲太保李世勣爲詹事
瑀世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此始又以左
衛大將軍李大亮領右衛率前詹事于志寧中書侍郎馬周爲
左庶子吏部侍郎蘇勗中書舍人高季輔爲右庶子刑部侍郎
張行成爲少詹事諫議大夫褚遂良爲賓客李世勣嘗得暴疾
方去須臾可療上自翦須爲之和藥世勣頓首出血泣謝上曰
爲社稷非爲卿也何謝之有世勣嘗侍宴上從容謂曰朕求羣
臣可託幼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世勣流涕
辭謝齧指出血因飲沈醉上解御服以覆之癸巳詔解魏王泰
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將軍降爵爲東萊郡王泰府僚屬

爲泰所親狎者皆遷嶺表以杜楚客兄如晦有功免死廢爲庶人給事中崔仁師嘗密請立魏王泰爲太子左遷鴈臚少卿庚子定太子見三師儀迎於殿門外先拜三師荅拜每門讓於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其與三師書前後稱名惶恐五月癸酉太子上表以承乾泰衣服不過隨身飲食不能適口幽憂可愍乞敕有司優加供給上從之黃門侍郎劉洎上言以太子宜勤學問親師友今入侍宮闈動踰旬朔師保以下接對甚希伏願少抑下流之愛弘遠大之規則海內幸甚上乃命洎與岑文本褚遂良馬周更日詣東宮與太子遊處談論六月己卯朔日有食之丁亥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以逼高麗上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丁酉右僕射高士廉遜位許之其開府儀同三司

勳封如故仍同門下中書三品知政事

閏月辛亥上謂侍臣

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逸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丁巳詔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事其大將軍以下並受處分 薛延陀真珠可汗使其姪突利設來納幣獻馬五萬匹牛橐駝萬頭羊十萬口庚申突利設獻饌上御相思殿大饗羣臣設十部樂突利設再拜上壽賜賚甚厚契苾何力上言薛延陀不可與昏上曰吾已許之矣豈可爲天子而食言乎何力對曰臣非欲陛下遽絕之也願且遷延其事臣聞古有親迎之禮若敕夷男使親迎雖不至京師亦應至靈州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矣夷男

性剛戾既不成昏其下復攜貳不過一二年必病死兩子爭立則可以坐制之矣上從之乃徵真珠可汗使親迎仍發詔將幸靈州與之會真珠大喜欲詣靈州其臣諫曰脫爲所留悔之無及真珠曰吾聞唐天子有聖德我得身往見之死無所恨且漠北必當有主我行決矣勿復多言上發使三道受其所獻雜畜薛延陀先無庫廩真珠調斂諸部往返萬里道涉沙磧無水草耗死將半失期不至議者或以爲聘財未備而與爲昏將使戎狄輕中國上乃下詔絕其昏停幸靈州追還三使褚遂良上疏以爲薛延陀本一俟斤陛下盪平沙塞萬里蕭條餘寇奔波須有酋長壘書鼓纛立爲可汗比者復降鴻私許其姻媾西告吐蕃北諭思摩中國童幼靡不知之御幸北門受其獻食群臣四夷宴樂終日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受一廿凡在含生孰不懷

德今一朝生進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爲國家惜茲聲聽所顧
甚少所失殊多嫌隙旣生必構邊患彼國蓄見欺之怒此民懷
負約之慙恐非所以服遠人訓戎士也陛下君臨天下十有七
載以仁恩結庶類以信義撫戎夷莫不欣然負之無力何惜不
使有始有卒乎夫龍沙以北部落無筭中國誅之終不能盡當
懷之以德使爲惡者在夷不在華失信者在彼不在此則堯舜
禹湯不及陛下遠矣上不聽是時羣臣多言國家旣許其昏受
其聘幣不可失信戎狄更生邊患上曰卿曹皆知古而不知今
昔漢初匈奴彊中國弱故飾子女捐金絮以餌之得事之宜今
中國彊戎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擊胡騎數萬薛延陀所以匍
匐稽顙惟我所欲不敢驕慢者以新爲君長雜姓非其種族欲
假中國之勢以威服之耳彼同羅僕骨回紇等十餘部兵各數

萬井力攻之立可破滅所以不敢發者畏中國所立故也今以
女妻之彼自恃大國之壻雜姓誰敢不服戎狄人面獸心一旦
微不得意必反噬爲害今吾絕其昏殺其禮雜姓知我弃之不
日將瓜剖之矣卿曹弟志之 臣光曰孔子稱去食去兵不可

去信唐太宗審知薛延陀不可妻則初勿許其昏可也旣許之
矣乃復恃彊弃信而絕之雖滅薛延陀猶可羞也王者發言出
令可不慎哉 上曰蓋蘇文弑其君而專國政誠不可忍以

今日兵力取之不難但不欲勞百姓吾欲且使契丹韃靼擾之
何如長孫无忌曰蓋蘇文自知罪大畏大國之討必嚴設守備
陛下姑爲之隱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驕情愈肆其惡然後討之
未晚也上曰善戊辰詔以高麗王藏爲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
王遣使持節冊命 丙子徙東萊王泰爲順陽王 初太子承

乾失德上密謂中書侍郎兼左庶子杜正倫曰吾兒足疾乃可耳但踈遠賢良狎昵羣小卿可察之果不可教示當來告我正倫屢諫不聽乃以上語告之太子抗表以聞上責正倫漏泄對曰臣以此恐之冀其遷善耳上怒出正倫爲穀州刺史及承乾敗秋七月辛卯復左遷正倫爲交州都督初魏徵嘗薦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材請以君集爲僕射且曰國家安不忘危不可無大將諸衛兵馬宜委君集專知上以君集好誇誕不用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文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踣所撰碑初上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上曰朕之爲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

爲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聖德
在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
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恐曾玄之後或非上智飾非護短史官
必不免刑誅如此則莫不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
信乎所以前代不觀蓋爲此也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
宗等刪爲高祖今上實錄癸巳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
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
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即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
八月庚戌以洛州都督張亮爲刑部尚書參預朝政以左衛
大將軍太子右衛率李大亮爲工部尚書大亮身居三職宿衛
兩宮恭儉忠謹每宿直必坐寐達旦房玄齡甚重之每稱大亮
有王陵周勃之節可當大位初大亮爲龐玉兵曹爲李密所獲

同輩皆死賊帥張弼見而釋之遂與定交及大亮貴弼欲報其德弼時爲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多推家貲以遺弼弼拒不受大亮言於上乞悉以其官爵授弼上爲之擢弼爲中郎將時人皆賢大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伐也 九月庚辰新羅遣使言百濟攻取其國四十餘城復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命司農丞相里玄獎齎璽書賜高麗曰新羅委質國家朝貢不乏爾與百濟各宜戢兵若更攻之明年發兵擊爾國矣 癸未徙承乾於黔州甲午徙順陽王泰於均州上曰父子之情出於自然朕今與泰生離亦何心自處然朕爲天下主但使百姓安寧私情亦可割耳又以泰所上表示近臣曰泰誠爲俊才朕心念之卿曹所知但以杜稷之故不得不斷之以義使之居外者亦所以兩全之耳

先是諸州長官或上佐歲首親奉貢物入京師謂之朝集使亦謂之考使京師無邸率僦屋與商賈雜居上始命有司爲之作邸冬十一月己卯上祀圓丘初上與隱太子巢刺王有隙密明公贈司空封德彝陰持兩端楊文幹之亂上皇欲廢隱太子而立上德彝固諫而止其事甚秘上不之知薨後乃知之壬辰治書侍御史唐臨始追劾其事請黜官奪爵上命百官議之尚書唐儉等議德彝罪暴身後恩結生前所歷衆官不可追奪請降贈改謚詔黜其贈官改謚曰謬削所食實封敕選良家女以實東宮癸巳太子遣左庶子于志寧辭之上曰吾不欲使子孫生於微賤耳今旣致辭當從其意上疑太子仁弱密謂長孫无忌曰公勸我立雉奴雉奴懦弱不能守社稷柰何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无忌固爭以爲不可上曰公以恪非